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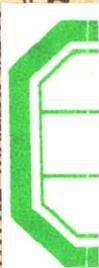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讀書雜誌

(十)

王念孫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誌 雜 書 讀

(十)

著 孫 念 王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讀書雜誌

墨子第五

備城門

容至

引之曰容字義不可通容當爲客客容字相似又涉上文容一人所而誤客至謂敵人至城下也下文曰客馮面而蛾傳之卽其證

持水麻升革盆救之 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 二升 三十斤

畢云麻一升革一盆也念孫案革一盆非救火所用畢說非也升當爲斗隸書斗字作什因譌而爲升後凡斗譌作升者放此草盆當爲革盆備穴篇曰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按傳火當爲持水草書持傳二字右畔相似故持譌爲傳水火亦字之譌什亦當爲斗隸書斗字作什與什伍之什相似說文序所云人持十爲斗也後凡斗譌作什者放此卽備城門所云持水麻斗革盆救之也然則斗與革盆皆所以持水明矣革盆又見備城門篇瓦石重二升以上升當爲斤升後凡斤譌作升者放此又備穴篇墨容三十斤以上斤當爲斗隸書斗字或作什因譌而爲斤後凡斗譌作斤者放此斗什升斤四字相似故傳寫多譌

濠弋

一寸一濠弋弋長二尺引之曰濠當為涿字本作椽說文椽擊也周南兔置傳曰丁丁椽杙聲是也弋同
通作涿周官壺涿氏注曰涿擊之是也涿弋又見下文史記趙世家伐魏敗涿澤今本涿字亦誤作濠凡
經傳中從豕丑玉反從象之字多相亂說見漢書天文志

火

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罨水火三石以上念孫案下火字義不可通火當作容下文言容斗以上
容石以上者多矣則火為容之壞字無疑

脫文一

二步一荅廣九尺袤十二尺念孫案此當作二步一荅荅廣九尺上文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與此文
同一例今本少一荅字則文不足意如淳注漢書量錯傳引此重荅字

衙

以射衙及櫛櫛畢云衙疑衙字文未詳念孫案衙說文本作衙今作衙者即衙之譌

脫文一

有奚奚蠡大容一斗念孫案有奚下當有蠡字下句奚蠡即承此而言杜子春注周官鬯人曰瓢謂瓢蠡
也瓢蠡奚蠡一聲之轉

井屏

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畢斷五十步一井爲句。又云屏當爲井。念孫案下文言百步一井。則此不得又言五十步一井。此當以五十步一井屏爲句。下文周垣之高八尺。謂井屏之垣。非謂井垣也。旗職篇云。其井爲屏。三十步而爲之圍。高丈。是其證。初學記地部下。引此正作五十步一井屏。

立樓

二百步一立樓。畢改立爲大。云据太平御覽。念孫案。畢改非也。初學記居處部。鈔本御覽居處部四。玉海宮室部。所引竝作立樓。刻本御覽譌作大樓。不足爲據。

夫

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尺。舊本脫尺字。據雜守篇補。狸三尺。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畢云。夫字未詳。疑卽扶字。所以著手。念孫案。畢說非也。夫當爲矢。隸書矢字或作夫。見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又作夭。見成陽令唐扶頌。竝與夫相似。故譌作夫。雜守篇。渠長丈五尺。其埋者三尺。矢長丈二尺。其字正作矢。故知此篇諸夫字皆矢字之譌。後凡矢譌作夫者。放此。

也

積藉

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畢改也。爲他。念孫案。他古通作也。不煩改字。說見史記。韓非傳。

城下州道內。畢云即周道。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引之曰。積藉不知何物。藉常為薪。薪藉字形相似。又涉上文兩藉字而誤也。積薪必善塗之者。所以防火也。上文云。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塗。毋令外火能傷也。與此文同一例。特彼以城上言之。此以城下言之耳。雜守篇亦曰。塗積薪者。厚五寸已上。

渠譖

城上之備渠。譖藉車。畢云。渠譖疑渠荅假音字。譖與檐同。淮南子汜論訓云。渠檐以守。高誘注云。渠。塹也。題今作塹。一曰。甲名。國語。奉文渠之甲是也。檐。檐所以禦矢也。念孫案。譖非荅之假音字。渠譖與渠荅亦不同。物畢說非也。據高注前說。以渠為塹。塹非檐類。不得與檐竝言之。後說以渠為甲。引吳語奉文渠之甲。猶為近之。今吳語作奉文厚之渠。韋注以渠為盾是也。盾與檐皆所以禦矢。故竝言之。譖蓋藉字之誤。齊策曰。百姓理襜蔽。舉衝櫓。襜蔽。即高注所云檐。所以禦矢也。故廣雅曰。檐。謂之檐。檐與藉字異而義同。

五十步

五十步一堞。下為爵穴。引之曰。下文云。五步一爵穴。則此亦當云五步一堞。不當云五十步。十字蓋涉下文五十步一積竈而衍。

兩後字 辛字

後使辛急爲壘壁。以蓋瓦後之。引之曰。此當作復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復之。復之卽覆之。謂以蓋瓦覆壘壁也。今本兩復字皆譌作後。隸書復字作後。復與後相似。卒字又譌作辛。隸書卒字或作辛。卒與辛相似。則義不可通。畢以辛爲新字。失之。

高磨斲

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斲。使重室子居。才上侯適。方古其字。畢云。高磨斲未詳。引之曰。磨當爲歷。耶擊反。字書無斲字。蓋斲先雞反。字之譌。歷斲壘韻字。其音蓋如說文之樞斲。而義則不同。說文樞斲。樞指也。歷斲蓋樓之異名也。號令篇曰。他門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重字子卽重室子。二篇之意。大略相同。彼之高樓。卽此之高磨斲也。

函 選本 匣

適人爲穴而來。我函使穴師選本匣而穴之。念孫案函當爲函。俗書函亟相似。說見魯問篇。函。急也。選本當爲選士。隸書士字或作本。因譌而爲匣。當爲迎。草書迎字作匣。言敵人爲穴而來。我急使穴師選善穴之士。鑿穴而迎之。爲本畢改本爲木非。也。下文云。適人穴土。急塹城內。穴才土直之。又曰。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今本鑿穴作鑿內。篆文皆其也。又號令篇曰。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爲上。又曰。部吏函令人謁之大將。又曰。卒民欲言事者。函爲傳言。證也。又曰。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往勞。雜守篇曰。女子函走入。又曰。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請之。又曰。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往勞。雜守篇曰。女子函走入。又曰。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

以左守事者。以上諸函字皆亟字之譌。

杵 蓋 凡

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盡上之引之曰。木瓦石皆可以作室。而杵非其類。杵當為材。字之誤也。

材本作杵。杵本作杵。二形相似。號令篇。民室材木。即其證。蓋城之備四字。義不相屬。蓋當為益。亦字之誤也。俗書益蓋相

篇。言民室之材木瓦石。可以益守城之備也。又號令篇。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蘭石數。案凡字義不可通。凡

當為瓦。亦字之誤也。隸書瓦字作凡。與凡相似。若猶及也。與也。說見謂民室之材木瓦及蘭石也。蘭石又見雜守篇。漢

布渠。材木瓦蘭石。即備城門篇之材木瓦石。

也

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也深。以廣。畢云也。字疑衍。引之曰也。當為池。壕池深以廣為句。其厚以高。上當有與壕池對文者。而今本脫之。

左葆宮中 得

召三老左葆宮中者。與計事。句得引之曰。左當為在。雜守篇曰。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史。是其證。得下有脫文不可考。各本得下有自為之奈何。至以謹。凡二十四字。乃備穴篇之錯簡。說見六卷末。

此十四者具

此上有脫文不可考。

本

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念孫案樓本當為樓卒。謂守樓之卒也。隸書卒字或作卒。因譌而為本。淮南證言簡者其終卒必調漢書游俠傳卒發於睚眦今本卒字竝譌作本備高臨篇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本亦當為卒。

守圍

乃足以守圍。念孫案守圍二字義不可通。圍當為圍字之誤也。齊策則是圍塞天下土而不利說也。韓敵今本圍字竝誤作圍。守圍即守禦。公輸篇子墨子守圍有餘淮南主術篇瘠者可使守圍漢書賈誼傳守圍扞敵之臣竝與守禦同。

千人

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畢云。上三千字皆當作十。凡千人當云凡四十人。引之曰。畢說非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則下句當云凡四千人。不當改上三千字為十。而云凡四十人也。上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子二十人。老小十人。共四十人。此廣五百步。則人數不得與上文同矣。

智知

令吏民皆智知之。念孫案此本作令吏民皆智之。智即知字也。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說見天志中篇今本作智知之者。後人旁記知字。而寫者因誤合之耳。

不可不審也

各本此下有侯望適人。至穴土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字。乃備穴篇之錯簡。說見六卷末。

斬艾與柴長尺

自此以下。多言鑿穴之事。亦當移置於備穴篇。然未知截至何句爲止。今姑仍其舊。

迎穴爲連

引之曰。連下當有版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連版以穴高下廣陝爲度。是其證。

皆爲穴月屋 覆以月

與柱交者穴二。皆爲穴月屋。引之曰。皆爲穴月屋。當作皆爲穴門上瓦屋。謂於穴門上爲瓦屋也。備突篇曰。突門各爲窰竈。竇入門四五尺。爲門上瓦屋。是其證。隸書瓦字作凡。與月相似而誤。又脫門上二字。則義不可通。又下文爲作水甬深四尺。堅幕狸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月亦當爲瓦。上文曰。鑿坎覆以瓦。是其證。畢改月爲穴。非也。

身井

擅壇字之誤。

三丈 下地至

高地三丈下地至引之曰此本作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止備穴篇曰高地丈五尺下地得泉三尺而止是其證今本脫下字辯見六卷末今本丈五尺譌作三丈至下又脫泉三尺三字則義不可通

賊

施賊亦中上為發梁而機巧之引之曰賊字義不可通賊當為棧上文城上之備有行棧行樓說文棧棚也謂設棚於塹中上為發梁而機巧之以陷敵也義見下文

而出佻且比

引之曰當作而出佻戰且北北敗也佻與挑同言出而挑戰且佯敗以誘敵也故下文曰適人遂入引機發梁適人可禽備穴篇曰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圍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彼言且戰北猶此言佻戰且北也今本脫戰字北字又譌作比則義不可通畢改且為旦而以佻旦為佻達大誤

備高臨

羊黔

薪土俱上以為羊黔畢云雜守作羊圻未詳其器念孫案雜守作羊圻集韻圻郎丁切峻岸也非作羊圻也圻與上

下兩城字爲韻。則作玲者是。

羊黔者

子問羊黔者將之拙者也。畢云：羊黔下疑更有羊黔二字。念孫案：當作子問羊黔之守邪。羊黔者將之拙者也。備梯篇曰：問雲梯之守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備蛾傅篇曰：子問蛾傅之守邪。蛾傅者，將之忽者也。雜守篇曰：子問羊玲之守邪。今本脫羊玲者，攻之拙者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之守邪羊黔五字，則文義不明。

備矣

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畢以備矣絕句。云：備同備。引之曰：畢說非也。備矣之矣。即因上敗矣而衍。備臨以連弩之車。當作一句讀。備臨即備高臨也。備蛾傅篇。然則蛾傅之攻敗矣。下云備蛾傅爲縣脾。猶此云備臨以連弩之車也。若以備矣爲句。則下句臨以連弩之車。文不成義矣。

銅距

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念孫案：銅距當爲鉤距。字之誤也。說文：鉤，車轄上曲鉤也。今本鉤誤作銅。鉤距見上文及備穴篇。

磨鹿

以磨鹿卷收畢云。磨疑麻。鹿乃麤字之譌。引之曰。畢說非也。磨鹿當為磨鹿。磨鹿反。上文云。備臨以連弩之車。則此謂車上之磨鹿。轉之以收繩者也。故曰以磨鹿卷收。磨鹿猶鹿盧。語之轉耳。方言曰。維車。趙魏之間。謂之轆轤。廣雅曰。維車。謂之厓鹿。竝字異而義同。

備梯

樵

以樵禽子畢云。樵當為譙。引之曰。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言相責讓曰譙讓。上文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槐脯云云。殊無譙讓之意。樵蓋醮之借字也。士冠禮注曰。酌而無酬酢曰醮。故上文言酒脯。

煙資

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池。念孫案。煙當為堙。堙塞也。備穴篇。救闔池者。闔與堙同。引之曰。資疑當為填。堙填皆塞也。堙煙填資亦皆字之誤。

闕文一

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念孫案。此當作問雲梯之守邪。上文曰。敢問守道。又曰。願遂問守道。備城門篇曰。問穴土之守邪。備蛾傳篇曰。子問蛾傳之守邪。雜守篇曰。子問羊玲之守邪。舊脫之字。今補。皆其證。今脫守字。則文不成義。

錢

機衝錢城廣與隊等引之曰錢字義不可通當是棧字之誤衝見雜守篇備城門篇說城上之備有行棧即此所謂棧也城即行城見上文

沙炭

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兩之引之曰炭當為灰俗書灰字作灰與炭相似而誤灰見備城門篇沙灰皆細碎之物炭則非其類矣雜守篇亦誤作炭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五引此正作灰

脫文一

城希裾門而直桀引之曰城下當有上字希與睇同直與置同桀與榻同言城上之人望裾門而置榻也備蛾傳篇作城上希薄門而置榻是其證舊本榻誤作搗辯見備蛾傳篇今本脫上字則文不成義

持鼓 燃火

皆立而持鼓而燃火畢云備蛾傳云待鼓音而燃俗然字待持燃燃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从彼說文二燃執也念孫案此當依備蛾傳篇作皆立而待鼓而然火謂燒門之人皆待鼓音而然火也畢謂持燃二字不必改又訓燃為執皆非也既執火則不能又持鼓矣

除火

適人除火而復攻引之曰除字義不可通除當為辟辟與避同言我然火以燒敵人敵人避火而復攻城也隸書辟字或作隸見漢益州太守高朕脩周公禮殿記及益州太守高頤碑與除相似而誤備蛾傳篇正作敵人辟火而復攻

賁士

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引之曰賁字義不可通賁當為者字之誤也隸書者賁二字相似說見天志篇者與諸同秦詛楚文者侯即諸侯泰山刻石者產得寔即諸產得宜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道者孝悌鹽鐵論散不足篇者生無易由言漢書武五子傳其者寡人之不及與竝以者為諸上文已令死士出擊矣故諸士及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即可勝敵也號令篇有諸人士又云諸吏卒民

素

因素出兵畢改素為數云据備蛾傳改念孫案鄭注喪服曰素猶故也因素出兵猶言照舊出兵耳畢改素為數則義不可通備蛾傳篇正作素不作數也

備水

鞮鞢

人擅有見備城門篇有字鞮鞢方畢改方劍甲鞮鞢畢云說文云鞮革履也鞞鞞字假音說文云鍔屬引之曰畢分鞮鞞為二物非也鞮鞞即兜鞞也兜鞞胄也故與甲連文韓策曰甲盾鞮鞞漢書楊雄傳鞮鞞生蟻蝨介冑被霑汗師古曰鞮鞞即兜鞞也字亦作鞮鞞漢書韓延壽傳被甲鞮鞞皆其證

